

现代性理论视域下网络化生存的困境及其超越路径

赵红灿^{*}

[摘要] 在当今网络嵌入并深刻重塑现代性的网络化生存时代,现代性所导致的诸如人被理论抽象、因现实被异化而造成的理性遮蔽与感觉解放以及由拒绝规训而促使主体狂欢等的理论与实践悖论,加剧了人类“网络遮蔽”和“网络沉沦”的现代性生存困境。其网络化生存表现为两大困境,即“网络利维坦”和“网络乌托邦”。超越网络化生存困境的现代性境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的视角,通过聚焦“现实的个人”的感性对象活动,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逻辑;通过提升个体网络素养,在网络“人机”关系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技术性生成;通过积累网络社会资本,在网络“人际”层面促进人与社会的关系性生成;通过保有主体意识,在网络“人己”层面强化人与自我超越性生成;通过加强网络治理以及营造网络宜居生态,最终实现人的网络化生存张力平衡。

[关键词] 网络化生存;现代性理论;网络利维坦;网络乌托邦;网络遮蔽;网络沉沦

人的生存首先是“在世”的,需要通过与环境相遇而形成生存的世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裂变式”发展和网络不断的升级换代,以计算机技术为载体、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交互关系为特点的网络生存空间,深刻改变着人与网络的人机交互、人际交流、人己交融形态,冲击和挑战着人的生存理念、生存能力和生存价值,造成了现代性理性遮蔽和后现代性主体沉沦的网络化生存双重异化,这是西方现代性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二元逻辑和后现代性存在论哲学的个人主义取向的共谋结果。人的生存又是“此在”超越“现存”的“去存在”,超越网络生存论的双重异化,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为指导,在哲学认识论上使网络思维的内在性切中网络存在,在实践论上开展网络主体见之于网络客体的自由活动,在价值论上挺立起网络自觉意识从而超越网络现存寻找生存意义。

一、网络化生存的两大困境:网络利维坦与网络乌托邦

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网络的嵌入正在加快“人是目的”这个现代性进程,时空、信息、价值的共在和知识、意义、精神的共享,使得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网络中更容易体现自由自觉活动的类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221116。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基金“碎片化传播生态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与重塑研究”(17JDSZ1020)和中国矿业大学专项项目“基于接受性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视野融合’研究”(2017ZDXM03)阶段性成果。

特征,更容易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但网络化也加剧了人被现代性理性遮蔽和后现代性主体沉沦的生存困境,平衡网络生存张力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系统更复杂。

一般来讲,任何一种理论都有批判和建构两个维度。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历时性发展中,作为批判的现代性理论,是反对传统(前现代)对人的压制而进行“人的解放”并实现“人是目的”的命题论证。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反思理性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科学理性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以功利计算为市场动力的经济理性、以市民社会为载体的公共理性,把人的主体性逐渐从神启、血缘、宗族等非理性的“人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以理性为本质力量、以主体性为目的的现代性成为了现代的时代精神;理性普遍化和资本逐利性的双重驱动,使得理性和主体性占据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地位。

现代性的悖论在于,理性和主体性作为批判性力量,在携手完成对“前现代”的脱域后,作为现代性建构力量的二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发端于以“我思”确立“我在”的理性原则,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取得了对世界的解释权,要求“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以理性精神看待“人的世界”成为了现代性“理性”(rational)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它强调人以工具理性请教自然,绝对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而是以法官的身份,强迫证人回答他的问题”;在社会层面,它以实证理性的精密计算贯彻着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编织着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训网络;在个人层面,它强调以“合乎理性”(rational)的确定性、普遍性理性压制人的“合乎情理”(reasonable)个体性、情感性诉求;在思维层面,处于现代性进程的主体也认同科学理性对自然的征服、社会发展对福利的增加,主体性逐渐失去了“我思”的维度。现代性导致的结果,就是理性取得了对主体性的逻辑优位,作为感性的、社会的、历史的生存者被抽象为类、概念和数字,人的生存境遇变成了类本质的生存、概念性的生存和数字化的生存,普遍性的异化造成了主体性被重重遮蔽,现代性正失去其目的和意义^②。人的生存要时刻面对理性遮蔽造成的“生命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肆虐。

为缓解和平衡理性与主体性的张力,以对现代性“自反”为己任的后现代性,在理性阵营的内部和外部对“人是目的”这个现代性命题进行了再论证。后现代性批判建构性的现代性理性失去了反思性维度,并且,以反思理性重新审视由于知识理性否定感性认识、工具理性宰割自然世界、公共理性压制个体价值而造成的现代性后果。后现代性理论家用意志、情感、生命、存在等属人化的名词来确证人的存在:在理性哲学之外,尼采批判了本质主义造成的人的“虚无”,提出以人的强力意志置换理性哲学根基,以非理性的意志将存在者与对象物联系在一起,以“非理性的主体性”证明“人是目的”;在理性哲学内部,胡塞尔批判理性哲学遗忘了人的“生活世界”,提出了以通过人的意向性来切中认识对象;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体现的仍然是“现象世界”的规定性,生活世界是“此在”的“去存在”的生存场域,而不仅仅是“我思”的思想领域,只有以“此在”作为有效黏连人与客观世界的根基,才能使生活世界逐渐属人化。此后,存在主义逐渐摒弃了人的客观维度,“忽视了自己所经历的世界,从而使人无法在社会中有意义地塑造世界”^③;同时,存在主义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人与我的关系,这造成了“我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妨说是‘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④,而且存在主义越来越深化到人的内心寻找主体的规定性,以“烦”“焦虑”“无聊”等感受证明自己的存在。于是,后现代所确立的主体性正在失去反思的维度、历史的厚度、社会的广度和意义的深度,由此,人时时感到的就是主体沉沦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焦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

②赵红灿:《理性与主体性的问题间性——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论域》,《长白学刊》2009年第5期。

③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0页。

④[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在网络化时代,网络空间以其超越现实的虚拟性、双向传播的交互性、系统动态的开放性、海量资源的共享性、信息传输的即时性、文化形态的多元性,延伸和拓展人的生存空间,这样,它可以有效释放和尽情展示人的本质性力量。然而,与此同时,面对“网络利维坦”的强大,它也会造成由于无法实现网络的对象化而导致的主体性不能彰显的生存遮蔽,以及,由于沉迷于“网络乌托邦”使得过度的网络对象化而失去了对象世界的现实性并造成了主体沉沦。

人对网络的态度,是随着人对网络的对象性认识以及对象化能力的深化而深入的;它经历了从网络工具论、网络实体论到网络空间论、网络社会论再到网络生存论的发展历程。网络工具论认为,网络具有器官功能延伸的具身关系、了解世界窗口的解释关系、欲望投射对象的他异关系和虚拟“第二自我”的背景关系^①。网络空间论认为,网络在报酬递增的效应下具有技术演进的自增强机制^②,正在按照“梅特卡尔夫法则”不停升级换代,随之是单位成本的逐渐降低,学习效用的广泛嵌入,相关技术的积极协调,巩固了不用网络就会被时代淘汰的信念,“网络逐渐不是一桩事物,而愈来愈是一个环境。它将占满全部空间”^③。网络生存论认为,网络既是生存的工具、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技术茧”^④的生存特质。

面对网络化生存境遇,如果网络主体没有把网络作为生存对象而提高网络认识,没有把网络作为生存工具而提升网络技能,没有把网络作为生存空间而拓展网络关系,网络就会成为让人无法控制而不断侵蚀原有生存世界的怪物——“网络利维坦”。不同网络主体由于经济基础、知识储备和网络的差距,对于网络信息的接触量、接受量 and 处理量会有差距。在网络化时代,这种差距会形成网络信息“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的数字鸿沟,网络知沟的积累造成的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正“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⑤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网络利维坦”对网络个体的侵蚀和压制造成的是心理上的“网络恐惧”、能力上的“网络无能”和感受上的“网络无助”,最终让人的网络实践失去了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因此,“防止和消除网络空间中不断膨胀的负面因素并进而推动网络空间向积极方向发展,成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⑥

网络主体的交往是基于网络ID的“网络界面”交往。界面的屏蔽导致了交往主体的隐身、社会规训的隐退和历史意义的消减,ID的随意选择与戴着面具的互动,使现实中缺乏发言权的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意见、建构关系、投射自我等。网络长尾理论颠覆了帕累托法则的精英倾向和“二八比例”,网络主体更具草根性倾向;网络六度分割理论,让最多经过六个人就可以认识所有人的想法成为现实;网络公共空间理论,反对国家对网络言论的干涉。这些理论也强化了网络关系的“无中心”、主体的匿名隐身和界面间隔。网络使用成本的低廉、交流模式的数字化、传播形式的即时性,使得交往速度加快、广度扩展,由此而相应带来的是弱关系交往、非同质性交往和非直接交往;交往主体身份的不确定、交往规范的弱化、交往关系的不稳定和交往语言的非正式,造成的是交往的浅度信任性、短时易失性、内容碎片化,而这造成了信任的危机、情感的缺位、责任的淡化、伦理的弱化、意义的缺失。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生存“沉沦态”是“此在”的存在被他一直存在着的状态所决定,沉沦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既定状态中^⑦,闲谈、好奇和含混的常人式语言进一步强化了人的非本真生存。社交网络发展形态已经从BBS等信息聚集功能、人人网等的娱乐功能、微信微博的微信息交互功能,发展到现在集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游戏功能为一体的垂直社交网络。而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得网络主体逐

① D.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7.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68页。

③ [美]约翰·布洛克曼:《未来英雄》,汪仲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④ 王伯鲁:《世界4——技术世界及其结构问题》,《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1期。

⑤ [美]马克·利维:《新闻传播:走向网络空间的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⑥ 杨嵘均:《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共识与伦理责任——基于技治主义语境的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0期。

⑦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渐增大、交流逐渐增多。而网民生存状态可以通过年度网络语言得到表征:从2008年以来,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年度热词,如纠结、浮云、囧、被、寂寞、打酱油、油腻、佛系等。实际上,这些网络年度热词都在某种程度上弱化和掩盖了人面向未来实现可能性的本真生存追求。其导致的结果是,网络主体的生存因缺乏意义的规定性和面向未来的可能性,逐渐“顺从”网络使之成为随心所欲的“网络乌托邦”。

二、超越网络化生存困境的现代性理论视角

网络化生存主体的现代性遮蔽和后现代性沉沦,根基于西方认识论哲学和存在论哲学的理论局限。网络利维坦的哲学映像是在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本体终极追求和本质主义路线下,以外在的、超验的、终极的尺度审视和裁定人的生活与生存,人与世界的生存联系被割裂,外边的世界成为压制人的生存的存在物,人要么在理论上被抽象为理性的一环,要么在现实中成为物质性的存在,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关系的全面性、活动的自由性等感性特征逐渐被消减,单一性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在认识论哲学视域下,网络世界与人的世界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对象。在网络鸿沟增大、网络应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由于人无法成功将网络由“应手之物”转化为“现成在手”的状态,所以网络就无法成为人生存的“技术茧”。网络沉沦论是存在主义哲学摒弃认识论哲学的本质主义倾向后,开始诉诸人的个体生存和内心的感性世界;网络沉沦论根基于“此在”的生命、意志、感受黏连的世界,是主体放纵感官“自失”于感性对象世界实现同一性的生活世界。现代性解决了物质的绝对匮乏状态,网络提供了多媒体的沉浸式娱乐工具,人的精神生活可以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但是在网络政府主义的论调下,过分强调个体生存的感性存在,会因为缺乏社会规定性、历史价值性和实践生成性的维度;人的主体自觉意识缺乏以及个人的相对主义和现实的虚无主义,造成了逃避“世界的现实”并在网络中营造“现实的世界”的结果。而拯救这一现代性后果的理论,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存论。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存论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超越性、感性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①,强调人通过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生成和创造人与世界的生存论的统一。在工具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就更多是以工具为中介的对象关系。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认识论传统,就是以人的理性认识来切中客观世界并以体系化的知识为工具来改变世界,“知识就是力量”体现的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提升和改造能力的进步,其根本问题仍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马克思主义批判奠基于“我思”的内在性哲学由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性实践视野而导致其不能实现切中存在。发端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现代性认识论哲学,作为理论重心的“我思”,虽能够证明“我在”,但无法弥合身心二元论的裂隙。唯理论成为独断论、经验论陷入怀疑论,康德也只能把思维不能切中的实在定义为无法认识的“物自体”。黑格尔实现了思维切中存在的理性认识论目标,他超越康德并借助费希特的“自我—非我”以及谢林的“同一哲学”路径,并通过辩证否定性的对象化运动,使绝对对精神捕获内在性之外的外部世界并消融于主体的意识之中。马克思赞赏黑格尔以实践观念和历史视野对现代性本质的把握,但也深刻揭示了在黑格尔哲学坚持的“实体即主体”原则下,所有的客观事物和主观真理都被纳入到理性体系之中,最终导致的是对存在的抽象理解。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②。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确指的“‘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③。其概念维度包括作为

① 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2页。

从前现代脱域而来的“现代”、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张扬的“现代性”、经济高速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权出现并巩固的“现代化”、促进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扩散的“现代主义”。在副本（意识领域）和原本（现实历史）两个层面，马克思肯定了现代性对“人的解放”的历史性贡献：在批判性维度的副本层面，马克思揭示了人被理性抽象为“理性的主体性”，人的存在被内卷进理性建构的世界，人的主体性在观念领域被遮蔽的结果；在原本层面，马克思揭示了人被资本所统治而异化为“资本的主体性”^①，工人被抽象为商品、还原为使用价值形态的物质性存在，“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②。然而，马克思也看到，人的主体性在观念领域的理性抽象和现实领域的资本逻辑的共谋下被全面“异化”了。马克思以其历史的视野和辩证的思维，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③。现代性成为现实的现代化进程，在生产力方面是人向自然进军实现自然的人化，既是人在认识上确立在对象面前的主体地位，也是在实践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历史性的生命体现。在资本的生产关系推动下，脱离了人的感性的私有财产只是以有用性与人发生片面的联系，“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④。超越人被异化的现代性后果，必须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改变人被自己创造的世界所压制的状况，而通过网络实践彰显人的本质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揭示，网络异化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必然沿着异化的道路，通过改变人与网络的关系而实现异化的超越。作为网络生存者，首先是改变网络的自在状态，主动与网络相遇建立对象性关系，通过深化网络的对象性认识、提升网络的实践性能力和强化网络的超越性自觉，在适应网络、使用网络和改变网络中实现网络的自为性。实践创造了生存对象，也被对象所规定。类似“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⑤，网络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的感觉解放和特性丰富的可能性空间，蕴含着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力量，主要表现在：

1. 网络拓展了人类的生存时空。网络是以计算机、电缆、服务器等硬件为基础，按照TCP/IP网络协议规范的以比特为载体的空间。这个空间与原子（atom）化“A”世界的现实性相比，比特（bit）的无重量、易复制、传速快、无损耗、增值性等决定了“B”世界的虚拟性，它打破了传统物理空间中受自然存在物的限制，可以建构生活世界、同化感性对象、开展网络活动、升华生存价值、强化人生意义。虚拟技术拓展了人的自由时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⑥网络接入的全球性、交互的即时性、文本的超链接、展示的多媒体，实现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六个“W”（Whoever, Whenever, Wherever, Whomever, Whaoever, What Effect），即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交流任何信息并了解传播效果。^⑦

2. 网络拓宽了人类社会交往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人的各种关系的合理展开，即作为完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对象，舒展所有关系，进而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⑧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已经从早期的由自然属性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群体性生存，到现代基于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打破人身依附形成的原

①赵红灿、池忠军：《马克思现代性论域的三个维度》，《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⑦周宇豪：《作为社会资本的网路媒介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3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子化生存,现在已经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网络的社会关系的延伸拓宽了社会网络,网络与现实的关系交织深化了人的本质,网络空间提供的信息交流、情感沟通、经济交换等平台,逐渐使整个社会结构网格化了。

3. 网络提升了人类的生存体验。网络界面交往的开放性、反馈性、虚拟性、共享性和交互性特点,可以有效满足主体互动的需要。匿名性假设、界面的屏蔽、网络行为的身心相随使网络交往人格具有一定的统一性。网络空间的“界面交往”和身体的“缺场”,信息、知识在网际间的自由传递、互联互通、知识共享,基本实现了“知识民主”,人们在快捷与方便中获取知识,“超文本用户有点像永恒的在场似的在知识网中跳跃。用户感觉到智力的距离消解了。”^②身份的自由选择、角色的随意变动、场景的随时更换,人在网络中感受到了现实不可能实现的自由,虽然这是一种虚拟的自由,但毕竟可以追求想象的满足感和发泄现实的挫折感,缓解现实前的窘迫、意识上的焦虑。

4. 网络深化了人类的生存意义。人是在个体性追求和社会性满足的过程中追求人的生存意义的,人不应该被压抑或者还原为“类”,网络的世界是个性化的世界,“个人不再被淹没在普遍性中,或作为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网络空间的发展所寻求的是给普通人以表达自己需要和希望的声音。”^③同时,人的生存意义也是在对生存现状的自觉反思中生成的,对于网络与现实关系的态度,即使是逃避网络 and 对抗网络都是主动生存的看法和感受。

三、网络化生存困境的超越路径

只有在异化的同一条道路上,异化才能得到彻底扬弃,现代性遮蔽和后现代性沉沦的生存困境才能得到彻底超越。网络利维坦造成的网络生存遮蔽,实质上是人遭遇网络后“无能为力”的生存体验,这需要网络主体主动接近网络、适应网络和应用网络,让网络成为生存的“现成之物”;网络乌托邦造成的网络生存沉沦,实质上是人栖居于网络后“无所适从”的纠结心理,这需要网络主体处理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感性享受与理性自觉、网络自在和生存自为的生存张力平衡。网络生存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还是网络主体的“共在”,网络主体只有主动钩织和占有社会关系、聚集社会资源、积累社会资本,才能让社会关系归还给自我从而彰显人的生存本质。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网络生存还是网络主体与现实主体的“同显”,人的现代性生存需要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良性互动,共同营造网络生存环境的“善治”,从而超越网络化生存的困境。

1. 强化网络生存意识自觉。异化的超越要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通过感性对象活动“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④网络为人类开创了现实无法提供的新空间,“生存在虚拟世界中的主体表现出在实现世界中难以达到的自主创造性、自由平等性、开放性、发散性、网状交往等特点,”^⑤网民逐渐把网络“视为反身建构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受众的自我形构中,个人透过使用行为所隐含的自我指涉及他人指涉,进而型塑或调整自我,并且反映及维持人我之间的异同”^⑥。为表征和保持自我的个性化的生存特征,他们把网络视为自己表演和观看他人表演的场域。以奇观-表演范式理论看,网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

②[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③[美]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1页。

⑤贾英健:《虚拟生存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7—188页。

⑥黄淑贞:《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民是“一个自主的甚至自恋的表达或表演主体,他们具有足够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来表达自己、表现自己、演出自己”,他们在社交网络如微博、微信、博客、播客上发日志、晒照片、传视频、做直播,就是类似理论的具体表现。网络作为类似电视的媒介,具有培养理论揭示的现象,即长期看网络的人会认为现实生活就是电视情节展现的那个样子,并按照故事中的情节来处理现实生活。这让人在处理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关系时,很难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超越精神。审视人的网络化生存困境,可以在计算机为载体的人机关系维度、以界面交互为中介的人际关系维度、以反身意识为核心的人己关系维度进行,需要网络主体具有反思能力、判断能力、批判能力以及意义建构能力。

2. 提升网络生存素养。网络素养是生存在网络世界中人的素养和修养的综合表征。网络生存素养是在网络化生存中具备生存能力、发展生存关系、生成生存意义中形成的,需要长期养成且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个体差异性、发展连续性、内在整合性和实践能动性。网络化生存是通过整合网络信息、媒介、技术、数字等资源,在认知能力维度、传播知识维度、判断理解维度,系统分析是否需要、论证获取途径、保证有效利用网络资源以及反思网络生存价值的过程。网络空间在以物质为基础、信息为载体构建自身时,其“文化”形态也在发展关系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形成了。^①可以说,人总是在知情意行的同一中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对象认知、实践能力和态度价值的协调发展中确证生存价值。这要求个体网络化生存时具有知识维、能力维、价值维的素养结构。安德森将知识划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与反省认知知识,网络化生存知识包括在技术、关系和文化层面解析网络的本质与功能的事实性知识;对使用网络的目的进行意义建构与价值思考所形成的概念性知识;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学习、探索、创造的程序性知识;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构建自我意识、社会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反省性认知。破除网络恐惧论,就要主动适应网络规律具备网络生存能力,特别是网络学习能力,即选择、组织、联结、评价所阅读内容,把握网络内容组织结构的能力。网络给人提供了更多自由生存的空间,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意味着责任,绝对的自由就是绝对的责任,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任。^②真正摆脱网络技术的束缚,在高质量的网络生活中获得自由、解放自我,才能建立起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网络世界的和谐关系。

3. 积累网络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方式。网络钩织网络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汲取社会资源、树立相互认同的规范、建立互惠信任理念,最终构建成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网络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颠覆了传统人际交往中由地缘、血缘等关系构筑的社会网络方式,促使网络交往呈现多样化、对象广泛性、身份多重性、目的多元化、行为虚拟性、工具依赖性等特点。资本的积累性特征要求对网络社会资本进行投资,需要必需的硬件设备、行为主体的网络素养和时间精力投入。在量上,网络社会资本体现为参与更多的组织、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质上,则体现为积极充当网络主体之间的“桥梁”,或者占据连接其他两个没有关联者形成的“漏洞”位置,以获取资源的优势。强化网络社会资本的维持和更新,要避免虚拟性、个性化、碎片化等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网络交流更加便捷、社会网络关系飞速扩张带来的网络关系不稳定、人际交往不深入,对聚合行为、关系固定和长期收益观念产生阻碍,由此导致网络主体信任缺失,造成网络社会资本的增值动力减弱。

4. 加强网络环境治理。网络社会中有四种力量影响网络空间的秩序稳定:法律对网络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规范明确了网络空间的定位和准则,市场实现对网络的接入和服务进行收费,架构是网

^①J. Gleick,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New York: Vintage Press, 2011, p. 366.

^②[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22页。

络空间的各种软件及硬件决定了在网络空间能做什么和怎么做。网络生存环境治理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整合、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社会控制系统推进。网络社会整合形成的公共规范,具有公共规则标准的外在性以及主体意识认同的内在性特征,如果违背会遭受惩罚直至丧失网络社会资本。网络社会支持将社会资源从网络转移到现实,这是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有力支持,有利于其全面发展。网络社会控制则是利用法律、规定、伦理、道德等进行外在控制,或将这些控制内化为思想意识发挥作用。负向管理是在社会环境视角下,不断完善网络管理体制,积极编织社会网络关系,不断丰富社会交往关系,促使网络社会交往避免出现现实人际交往的厌倦和敌对。

2017年12月,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两本蓝皮书,同月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2017—2018年)》白皮书,指出移动互联网浪潮已经消退,正进入全面稳定增长阶段,正在从“人人相联”向“万物相联”的转变跨越,其核心特征是“智能”与“融合”,大量具备全维感知、自然交互、融合线下、智能服务功能的“新型智能硬件”与“智能互联网+”,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慧社会、智能家居、车联网、虚拟现实等相继出现,网络已经成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新时期网络的发展更利于人开展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以及更能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实现;同时也有利于人掌握网络生存技能、钩织网络社会关系、聚集网络生存资源、积累网络社会资本、保有网络主体意识,并在超越“现存”中去生成生存价值和升华生存意义。

(责任编辑:杨嵘均)

Dilemma in Cyber-Living: Finding a S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heory

ZHAO Hong-can

Abstract: We now live in an era in which the Internet has deeply penetrated into and shaped the modernity. The living dilemma, characterized by human beings' invisibility imposed by the Internet (i.e. cyber invisibility) and their excessive indulgence in the Internet activities (i.e. cyber indulgence), has been aggravated by the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paradoxes caused by the modernity such as human beings' reduction to an abstract subject in theory, the suppression and absence of their rationality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ir sensation due to the alienation in practice, and their carnival aspiration stimulated by their rejection of submitting to discipline. The living in cyberspace faces two challenges, i.e. Cyber Leviathan and Cyber Utopia.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living dilemma in cyber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cend the epistemological logic featur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perceptual activi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practice; to enable the Internet users to benefit from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live a productive life in cyberspace (hence a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personal quality; to promote the Internet users to construct a produc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yberspace through accumulating the online social capital; to ensur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 ego and his super-ego through keeping alive his awareness of his subjectivity; and to help the Internet users finally achieve a balanced living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tension in cyberspace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 and building a user-friendly cyber ecology.

Key words: cyber living; theory of modernity; cyber Leviathan; cyber Utopia; cyber-imposed invisibility; cyber indulgence